



纪念碑：穿越漫长岁月的呼喊

初春，站在麦地边，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刚刚在严霜融化后的潮湿里苏醒过来，预示着麦地将迎来新一年的生长与收获。远处的山脊线再往远处，雪山隐隐可见。那云雾缭绕的一片白雪，承载着纳西族人千百年来崇敬与赞颂。此刻，我所处的这个名叫雄古的村落，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它在茶马古道的漫长与艰辛中，只是一个长满了树木和草丛的极不起眼的中途驿站，见证着这一片土地上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蹄痕与风霜之间走过的漫长岁月。

在路上，即便是陌路野驿，也从不会缺少人的身影。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九河乡雄古村，时间定格在1936年的春天，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将士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的率领下抵达丽江。在丽江城里，他们稍作休整以后，在长江第一湾石鼓镇附近的几个渡口，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顺利渡江北上抗日。红军长征千万里，沿途经过千山万水，丽江是众多途经地之一。但是，丽江又是特别令人难忘的。此前，红二、红六军团经历了许多围追堵截。在丽江，他们却受到了箬食壶浆的相迎。多少年以后，曾经从这里渡江北上的红军将士故地重游，站在金沙江边的涛声里，心潮澎湃地追忆往事。金沙江水一路奔涌，那个暮春时节曾经发生过的记忆碎片，如今依然在江滩静流里浮起。

我曾经不止一次到过石鼓镇，隔着滚滚金沙江，望向江对岸寂静的山岭，那些长满了松树的陡峭的山岭，曾经留下红军将士们一路远去的脚印。每一年，每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都会有人慕名而来，在金沙江边的渡口，顺着当地人的指向，眺望远处。他们在江边凝思，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些曾经极不起眼的渡口在人们的注视下变成了一个温热名字：格子、木瓜寨、木取组、巨甸……它们被铭刻到人们的记忆里，在风雨岁月里，伴随着一个个时代的脉搏跳动，历久弥新。

总有人情深意切地铭记着大地上的丰碑。在雄古，我曾经两次伫立在一座纪念碑下，仰起头来，凝视，纪念碑如同粗壮的手臂，雄伟地伸向天空。它的背景是宽阔辽远的天空，天空蓝得炫

目，这仰望苍穹的姿势，让我心潮起伏。静立，仰望，春天的雄古村野微风拂着平整的田畴，纪念碑上面的字，在温暖的阳光下灼人眼目。那四个字，仿佛是一声饱含深情的呼喊，向着岁月的深处，向着远去的身影，代替千千万万的人，说：“红军万岁！”

渔火：夜空中闪烁的眼神

程海在我的文学作品里，一直都是星空下的渔火、浪花里的歌声、山影中的炊烟、梦境里的书声。清晨醒来，程海水平如镜，远山倒映在水面上，每一棵树、树边的公路上的车辙、车辙侧畔怒放的鲜花，都映在水中，清晰而明亮。沿着程海西面的海岸线漫步，踩着细软的沙粒，听着若有若无的水声，生活的恬静与惬意，让人感慨时光的美好。

东山脚下，程海之畔，也是一个村庄星罗棋布的地方。程海作为云南省九大湖泊之一，在横断山之间，与群山的走向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也呈现出了南北走向。程海之东，湖岸线的中间地带，有一村庄叫海腰。这里曾经是南来北往的人们从大理渡过金沙江向北通向永胜县城之前歇脚的地方，也是在程海的波光里鱼米丰盛瓜果飘香的地方。水草丰美与交通便利，造就了这个陌路驿站上的睡梦肯定异常甜美。然而，在七十多年前的某个寒夜，严寒已过，初春未至，一群人的鲜血染红了程海的波光。永胜、黎明前的霜雪，刺痛了大地上的心脏。

历史尚未远去，1949年2月，中共滇西工委领导下的武装队伍奉命向着永胜县城悄悄前进。然而，就在他们在海腰村驻扎、准备稍作休整后再出发的一个深夜，因为走漏了消息，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经过一场激战，32名战士命丧海腰村，用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程海之滨的土地。从此，在程海两岸，每天清晨，从山顶洒向海面的浓浓的橘红色晨光，都有了鲜血的色泽。只不过，许多人在各自的平凡生活里，更多关注的是稻花香、玉米黄、石榴红、荷叶绿、月儿圆。在晨起暮宿和秋收冬藏的轮转过程中，安详地过

完一生。

我曾经几次到过程海边的海腰村。有时候是专程踏访，有时候是不经意间擦肩而过。程海，依然有着刚刚犁过的田畴一样的浪花在水面上排列分明，依然是生长着茂盛果树的农家村陌，依然是长满了瓜果蔬菜的田野。车轮在村道上缓慢地碾过，低沉的声响源于心跳，低沉的言语源于对一段往事的追溯。在海腰村窄窄的巷道里，一条条标语、一幅幅墙画，都在无声地讲述曾经那个乍暖还寒的夜。喷火的枪口、迸射的子弹、涌流的鲜血、撕裂的伤口，都在村巷里被人们一次次提起。停车，漫步，驻足，凝视，轻叹，每一个人都以凭吊的心情，靠近那个冬夜里被艰难复原的细节。在巷道里，消散的灵魂，流血的身体，每一个曾经年轻而鲜活的生命，都穿越了七十多年前的漫长岁月，来到每一位踏访者面前，让人们默默悼念。是啊，在如今的海腰村，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在那里凝重地举起右手，握拳，庄严宣誓。许多年前，32名牺牲者慷慨赴死。在程海之畔，在波光映照中，在阳光照耀下，他们走的是为民众谋福祉的相同道路。逝者足音未远，来者神采飞扬，程海星空如眸，目睹了时光的接力。

离开海腰村的时候，村外是一片接一片的庄稼地。村里的农人陆续来到村外的田野里，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作。正值盛花期的玫瑰枝头缀满了怒放的花朵，深红色的花瓣把土地铺满了，满眼的辉映着蔚蓝色的天空，两种单纯而强烈的颜色，铺天盖地肆无忌惮地占领了全部视线，让人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叹。这，也许就是32名先行者曾经梦想过的场景，曾经畅想过的未来吧。

新时代的脚步声同样是激动人心的。群山养育了一群人的晨起暮宿，同时也阻隔了人们的目光和脚步。山区、贫困、女孩，三者的互构，往往让人

热爱：每一寸土地都饱含着深情

四月的华坪县，还没有完全热起来，但是它早已铆足了干劲开始拼命生长。

善医仁心

曹卫华

胀气，急匆匆地找到家里来，可父亲出远门，学校老师也回家过年了，农户急得团团转。雷廷瑞自告奋勇地对农户说：“我帮你瞧瞧。”

农户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度，同意让他试试。他跟着到了农户家，先检查了小牛的病情，随后吹了一根树枝慢慢插进牛咽喉里，接着用草烟泡水喂小牛，又把草烟揉碎，用竹管吹进牛胃里，折腾了半天，小牛开始排气，病居然好了。

读完初中，雷廷瑞离开了学校，只身出门拜师学习兽医医术。他先后到过山东、四川、贵州，跟几个高明的老师学习。

二

为了掌握牲畜的生理结构，雷廷瑞当起了屠夫。每次宰杀，他都要把牲畜的各个器官认真研究一遍。他还专门买来生病的牲畜，研究治疗方法。

羊脑疽虫病是一种多发病，死亡率极高，方圆几百里没人能治，雷廷瑞通过反复琢磨，掌握了给羊开颅的独门绝技。一个农户家的羊得了这种病，牵来找雷廷瑞，雷廷瑞跟主人说可以免费帮他治疗，主人压根不相信他能治，要他出300块钱，把羊买下。雷廷瑞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羊头，给羊做了开颅手术，摘除瘤虫。一周后，羊好了，雷廷瑞加了10块钱，把羊又卖给主人，主人对他感激不尽。

在农村，牛误食铁片、塑料布的事经常发生，治疗不及时牛会死亡。误食铁片要给牛插胃管，洗胃，再用带有磁头的钢绳慢慢插进牛胃，把铁片取出来。取不出来，就得剖腹剖胃。误食塑料布就更麻烦，必须剖腹剖胃。

一个残疾人家的牛误食了农用薄膜，几天不吃不喝，雷廷瑞找上门去免费治疗。旁人听说了，劝雷廷瑞说，他家生活困难，如果手术失败了，你得赔。

赔就赔！雷廷瑞不吭声，坚持给牛做了手术。

三

虽然雷廷瑞能给牲畜治病，但他没有兽医资格证，还不能公开行医。2016年，昆明市东川区暴发牲畜疫情，各乡镇抽调人员来血检测，工作量之大，令人难以想象。雷廷瑞创新的采血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在全区推广后，全区提前半个月完成了任务。

任务结束后，镇上把雷廷瑞作为农村实用人才招聘到疾控中心，对他进行了重点培养，送他外出学习、培训。培训归来，雷廷瑞取得了兽医资格证，区农业农村局、镇疾控中心都让他担任教师，为学员授课。

雷廷瑞一边上课，一边行医。开胸、开腹、开颅等大手术他都做得非常娴熟；人工授精、肉牛冻精改良他也做得游刃有余；一些疑难杂症，他采用中草药治疗，治愈率在80%以上。

兽医在农村属于少数，没人愿带徒弟，雷廷瑞却在当地带出七十多个徒弟。他还应邀到相邻县、外省授课，培训学员。

四

为了方便农户，雷廷瑞都是出诊治疗，开车到农户家，每天要做六七个手术，近点的来回七八十公里，远点的两百多公里。不管早晚，只要接到电话，他从没拒绝过。

兽医有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雷廷

瑞从来没多收过一分钱。不管跑多远，从没收过路费。相反，遇到困难户，他减免收费，特困户、残疾人，他全免费。一些家庭特别困难的，他还掏钱塞给人家。

雷廷瑞始终记着老父亲的一句话：当兽医不要想着赚多少钱，要想尽办法帮人家把牲口治好。

雷廷瑞为红土地镇舍房村残疾人高开兰家的羊做羊脑疽病摘除手术，开车100多公里，一分钱没收；大燕麦地村郭老华经济困难，50多岁没成家，雷廷瑞为他家做牛剖腹产手术也没收钱；帮绿茂白沙井村伊本泰老人家的牛做开胃手术，他没收钱，老人把钱塞在他医药箱里，他发现时很晚了，还是把钱送了回去……

五

2024年9月5日，雷廷瑞在路上接到会泽县驾车乡绿水塘村顾文坤的电话，他家的9条牛酸中毒，请了3个兽医来看，花了一万多元没治好，已经死了两条。说着说着，顾文坤哭了起来。

“你别急！我马上赶来！”雷廷瑞安慰对方。

雷廷瑞带着徒弟苏治红赶到顾文坤家已是晚上9点，顾文坤直接把他们带进牛圈，雷廷瑞观察了一下，7头牛都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目光呆滞，中毒严重的几头口中流血。

雷廷瑞和苏治红马上回到车上，换服装，拿器械。雷廷瑞让顾文坤牵着牛，他和苏治红把牛拴好然后把十字形的胃管卡在牛口腔里，之后把牛胃里的东西导出来，又在水中兑入1%的氯化钠，往牛胃管里灌。

牛痛苦地挣扎，雷廷瑞把牛解开，让

扎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我们放眼四望，目力不能触及的地方，寒山瘦水围困着的山寨，祖祖辈辈厮守了许多年。通向山外的人生道路崎岖不堪，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女孩，走了一回又一回，都没有能够走出去。在群山里，那些充满渴望的眼神，如同被风霜雨雪浇灭的火焰，伴随着她们从少女变成村妇，热望冷却成清梦，青春凋零成枯叶，一切归于沉寂。

张桂梅的出现，便是寒夜里的一盏灯。她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创建了女子高中，让那些被大山和世俗围困的女孩走出来。这所全免费的学校，用一个又一个三年时光，给女孩们插上一双又一双搏击长空的翅膀。十余万公里的家访路，二十余年夜以继日地以校为家，那些辍学的女孩陆续走进进大学校园，通过努力成了公务员、教师、警察、律师。张桂梅就是一个让许多山区女孩跨越人生分水岭的时代大人。跨过了这道大门，华坪的山冈上、田野间、菜地里，每一片叶子都泛着新绿。

张桂梅还激发了一种生命中最耀眼的颜色。女子高中对学生们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女孩子们经受红色中国历史与传统的精神熏陶，是张桂梅从未放松的坚持。江姐、红梅赞、党徽、党旗、入党誓词，构成了女子高中的底色。华坪在时代的春天里，再一次被世人注视的时候，它不止是一个花果飘香的地方，更是新时代的一个精神坐标，让人们在前行的路上，每走一步都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融入时代的脉搏里，坚毅而沉着。

张桂梅还激发了一个生命中最耀眼的颜色。女子高中对学生们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女孩子们经受红色中国历史与传统的精神熏陶，是张桂梅从未放松的坚持。江姐、红梅赞、党徽、党旗、入党誓词，构成了女子高中的底色。华坪在时代的春天里，再一次被世人注视的时候，它不止是一个花果飘香的地方，更是新时代的一个精神坐标，让人们在前行的路上，每走一步都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融入时代的脉搏里，坚毅而沉着。

咖啡幽香 岁月深长

付小美

滇西的暖冬阳光，照耀着一段沉默的历史。

沿着八十多年前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路线，我们一行五百余人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跋涉。从滇缅公路的尘土到松山战场的沉寂，从惠通桥的涛声到国殇墓园的肃穆——每一步跋涉，都是与先辈的隔空对话；每一次驻足，都是对那段壮阔历史的深情致敬。

这场滇西行的回望之旅最后一站是保山比顿咖啡庄园。我们在咖香中找到了历史与当下最温柔的连接点。

当庄园的伙伴说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时，所有人心头一震：“保山种植咖啡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株咖啡苗是已故爱国华侨梁金山先生从东南亚引进的。在曾经那片战火燃烧的地方，种下了希望的苗株。”

这一刻，时光仿佛重叠。八十多年前，这条路上走着扛枪的士兵，炮火把土地烧焦；1942年5月，日军占龙陵、腾冲，惠通桥被炸断，双方隔怒江对峙。危难时刻，从来没有旁观者，爱国诗人以笔为刃，写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绝唱，用文字唤醒国人的血性与担当；企业家们摒弃私利，散尽家财支援前线，打通滇缅贸易通道运送援华物资，创办实业保障军需供给，以产业救国的赤诚扛起民族脊梁；还有远在海外的华侨归国参战，共有约3200名南侨侨工分9批回国。他们中既有普通工人、技师，也有富家子弟、大学生，许多人放弃优渥生活，甚至隐瞒家人报名；还有稚气未脱的学生们走出课堂，游行奔走宣传抗日，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普通民众则坚守后方，送粮送药、传递情报；在群山里，那些充满渴望的眼神，如同被风霜雨雪浇灭的火焰，伴随着她们从少女变成村妇，热望冷却成清梦，青春凋零成枯叶，一切归于沉寂。

张桂梅的出现，便是寒夜里的一盏灯。她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创建了女子高中，让那些被大山和世俗围困的女孩走出来。这所全免费的学校，用一个又一个三年时光，给女孩们插上一双又一双搏击长空的翅膀。十余万公里的家访路，二十余年夜以继日地以校为家，那些辍学的女孩陆续走进进大学校园，通过努力成了公务员、教师、警察、律师。张桂梅就是一个让许多山区女孩跨越人生分水岭的时代大人。跨过了这道大门，华坪的山冈上、田野间、菜地里，每一片叶子都泛着新绿。

张桂梅还激发了一个生命中最耀眼的颜色。女子高中对学生们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女孩子们经受红色中国历史与传统的精神熏陶，是张桂梅从未放松的坚持。江姐、红梅赞、党徽、党旗、入党誓词，构成了女子高中的底色。华坪在时代的春天里，再一次被世人注视的时候，它不止是一个花果飘香的地方，更是新时代的一个精神坐标，让人们在前行的路上，每走一步都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融入时代的脉搏里，坚毅而沉着。

留守一片春

李燕

我本意是去看一看美人梅的。高明的冬天太阳好，尤其立春刚过，午后风里竟带着些热气来。顺着兰茂书苑的内道走着，南面的美人梅开得热烈，它们在春天的“第一排”，展示着热忱和欢乐。“美人梅”的名字还是我从苑内园丁那里听来的。半个月前我对着一棵消瘦的红梅长吁短叹，他便忍不住说：过几天来看吧，那边的美人梅会开得更好。

开得确实好。我去年将它们一会儿认成樱花，一会儿认成海棠。自然是因为它们开得实在是热情似火，也是立春前后，开得比梅较早晚。“美人”二字恰若，凌寒少一些，颜色闹腾一些，鲜艳多一些，“骨性”也就减了。我并未因此看偏它。世间万物，生活百态，一切皆有由来，一切可以顺其自然。还一切原本的样子，不强赋予本不属于谁的定义和负担，如此诸人诸事轻松自若，何乐而不为！

绕到西面，忽见几棵梅花将开。虽大多是圆珠子似的花骨朵，但有几朵已蝉蜕而出，它们从树干上逃脱开来，像刚脱去厚重棉服的纤纤女子，轻盈并喜悦着。一场春风过后，李花真的开了呀！说李花，不乏有人如此讥语：杏花李花可有什么好稀奇！大众而普通，无甚高洁品格，样貌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有它们，才有春天不是么？怀揣一颗春天不挑剔的心，美其实随处可遇。你若不信，来看一看吧。看过花开，待得结果时，再来尝一尝它的果实，至味清沿，甜得恰到好处。

高台沿上的那一路，是专门留给玉兰花的。玉兰花在冬天开得最早，花期也长，此时还有陆续开放着的花朵，白色自然上佳，映着远处的山丘，青灰水墨中几点雪意，冰清玉洁的色泽就浮出来。紫玉兰有好几棵，我不甚喜欢，总觉得紫色不是“玉”的颜色，玉兰自然要有玉的颜色、质地和风骨。

大道两侧的空间，是留给樱花和蓝花楹的。这会儿还看不出将要开花的迹象来，只能静静地等着季节前行的脚步。

池子旁那两棵富贵的山茶花此时已开近尾声，不管它从秋到冬怎样辉煌炫目，此时也在谢幕了。看着铁杆栅栏处秋天开过的火焰藤，此时已爬满绿叶。隔着栅栏看世界，看远方山水，一度觉得时光似箭。此时再见火焰藤，昨日重现，仍然还会有感慨。

春是近了。这个午后，我切实地感受到了。风自远方来，也有风向远方去。我在此处留守着一片春。